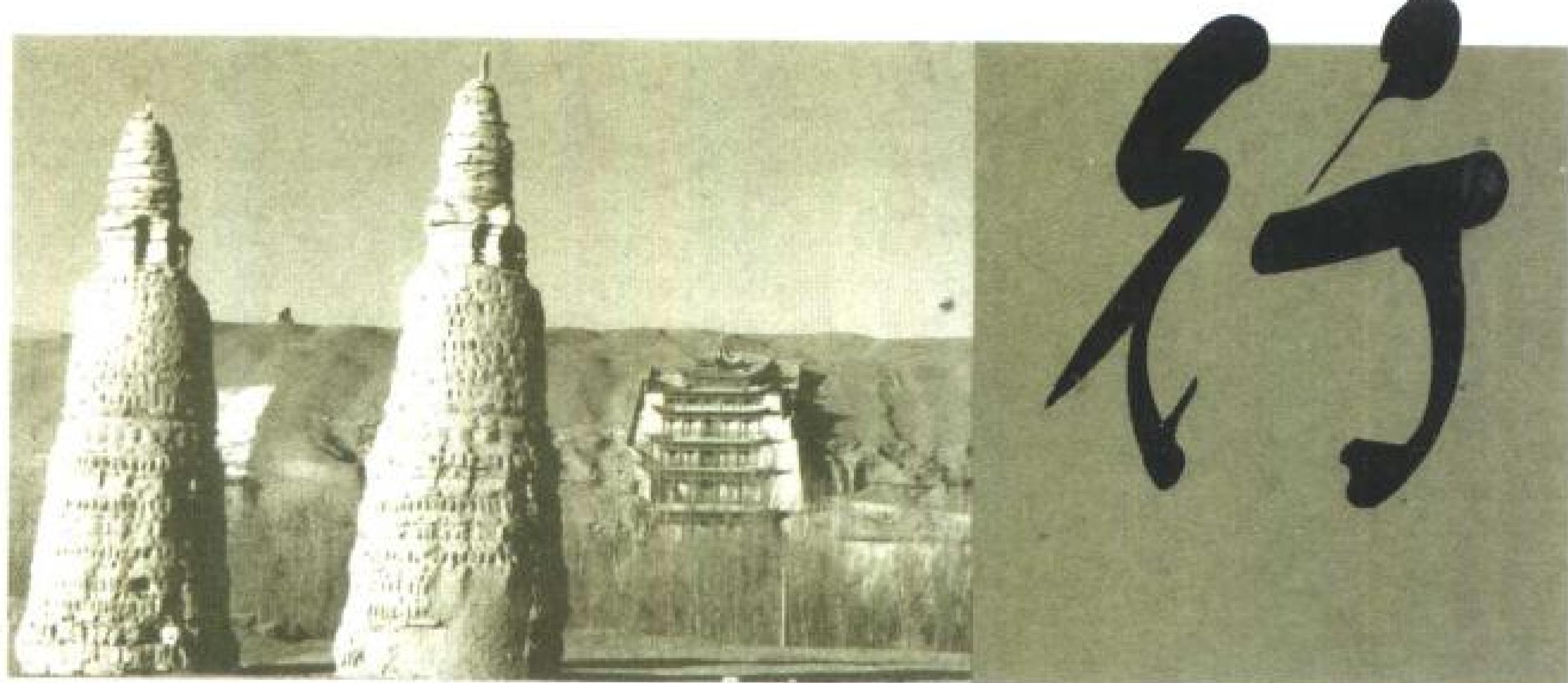


西



日
记

杨晓斌 点校

甘肃人民出版社

西行日记

陈万里著

游敦煌日记

心道法师著

编者的话

西北行记，指中国历史上各个时代的人物自内地到西北地区出使、考察、旅游或任职西北时所留下的纪行文字。其记载涉及不同时期西北地区的经济、政治、文化、军事、民风习俗、道路交通、山川景色、气候物产等等内容，多侧面地反映了西北地区的社会风貌，是深入了解西北社会、历史、文化的极为珍贵的史料。由于它是私家之作，所记皆个人足履目击所得，更具真实性；由于它亦史亦文的性质，融史学的内核于作者之文心，记事考证与写景抒怀并举，即兴秉笔，形式自由，文字往往生动活泼，更具可读性。它实在是古人于史学、文学间的一大创造，很有活力的一种文体形式！

现存的西行记，最早当推东晋僧人法显的《佛国记》及北魏宋云的《行记》，然其中对我国西北地区的记载极为简略。唐代玄奘的《大唐西域记》中记述我国西北地区的也只占一小部分。唐、宋之际西行者的著述，大多已残缺不全。元、明以降，这类作品逐渐增多。尤其到清朝和民国时期，西行记实之作出现了一个繁荣时期，见于载籍的不下数十百种，其记载愈加详尽，内容

【一】

· 编者的话 ·

愈加广泛。对历代西北行记的整理研究，前人虽已做了不少工作，但多集中在元、明以前之作，多限于历史地理学的范畴；清以下的大量作品，特别是民国时期的作品，对其研究和整理出版的力度还很不够。在今天开发西北、实现东西部社会经济全面发展的背景下，对作为西北历史文化研究组成部分的历代西行记的整理研究，必定能为当代西北开发建设提供良好的历史参照。不仅如此，对这些往昔西北社会面貌的实录之作，打破专业研究者的狭小圈子，有选择地推介、普及于更广大的读者群中，使人们了解自己生身之地的今昔盛衰，黄土地上蹒跚前行的历史足迹，人们歌于斯哭于斯的逸闻典故……增长知识，陶冶性灵，继承前人开发利用西北的不懈努力，其精神文化价值尤其难以限量了。

《西北行记丛萃》便是基于以上考虑，从众多西行记中进行选辑、汇录而成的。丛书第一辑选录 19 世纪以来西北行记中的著名之作共 25 种，辑为 10 册。其内容涉及 200 年来西北地区（甘、宁、青、新、陕）道路交通、城乡风光、民情习俗、气候物产，以至政治变迁、经济和文化教育的发展等情况与面貌。目的在于为关注西北开发的读者，提供一个从不同的、微观的角度了解近代西北的窗口，庶可为新时期西北的开发建设提供某些思考问题的历史借鉴。

本套丛书，以记叙详实、通俗生动、有较高资料价值为选录的着眼点，兼顾内容的多样性。范围涉及甘肃、新疆、宁夏、青海和陕西。为保持原著的完整性，进出西北以前、以后的文字，概予保留。由于所选各书版本情况不一，我们一般以初版本为底本，以后出版本或标点本进行复校；对原版本中文字、标点方面的明显讹误径予改正；无标点者加标点，未分段者予以分段；凡征引前代典籍、诗文之处，均予查对校核。

全书不出校勘记，文中人名、地名、书名等专名及引文等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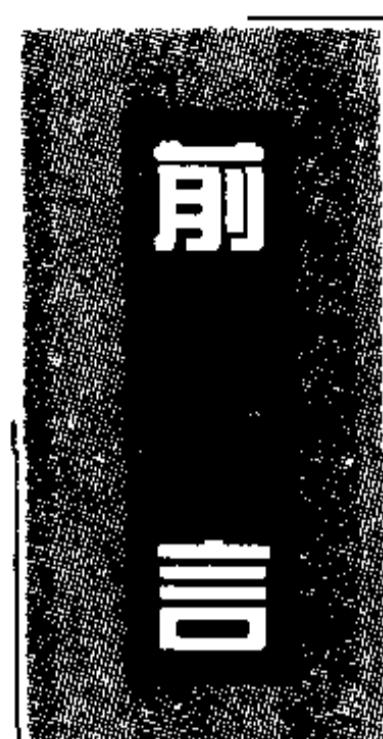
【二】

· 西北行记丛萃 ·

属者，随文加方括号予以校订；西北地区的重要地名与今名异者，加方括号注今名于后；重要名物及少数难解字词，酌加方括号作简注。原繁体竖排本一律改为简体横排，作者原注以圆括号标示，以为区别。本着尊重历史、尽量保持作品原貌的原则，对原作中不合现代汉语表达规范和习惯但确属当时通行用法的字词，一般不予更动。我们的愿望是为广大读者和研究者提供一个良好可信的点校本，但限于多种原因，疏漏错误之处肯定在所难免，恳请专家、读者指正。

愿本书能成为一个向导，助您走近西北、了解西北，激发您对这片辽阔、神奇而尚待开发的大地的热情与兴趣。

编 者
2001 年 5 月



陈万里（1892—1969），中国现代陶瓷学家，江苏吴县人。1917年6月毕业于北京医学专门学校，曾任北京大学校医、厦门大学国学院导师、浙江省卫生处长、江苏省卫生署长等。1949年11月起任故宫博物院研究员。陈万里擅长摄影，是我国最早的摄影艺术家之一。他长期研究我国传统文化艺术，在我国古陶瓷研究方面具有深厚的造诣。

1925年春天，美国哈佛大学考古队华尔纳(Langdon. Warner)等将赴敦煌考察，可能出于其辨认沿途文字古迹、向导协助的需求，由福开森(Dr. John C. Ferguson)从中介绍，邀请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派人参加，在以华尔纳、翟荫等人为主的美国敦煌考古队的资助下，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派陈万里同往调查。2月16日从北京出发，7月31日回到北京，共历时五个半月。回到北京后，他把沿途记录下来的所见所闻所感整理成这部日记体的游记——《西行日记》。

陈万里这次西北之行有较大的意义，是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并考古学会第一次实地调查。

【一】

· 前言 ·

《西行日记》内容丰富，集合了考古学、历史学、地理学、民俗学、语言学等材料于一书，还有各地地方戏、市招、经济（车价、物价）等，不一而足。作者目睹身历，真实地再现了当时西北多方面的社会生活状况。

本书反映了当时政治的黑暗，如陕甘两省由于督军的分摊罚种，罂粟遍野，苛税繁多，银元价值分歧，国家豢养的兵士和盗匪无异。行路的艰难，道路失修，兵士和盗匪充斥道路，杀人越货成为家常便饭。由于罂粟遍野，导致烟贱而谷贵，并抬高了其它物品的价格。人民生活的艰窘，令人触目惊心！

它比较异地方言的不同，描述各地的民俗特色，甚至描绘出了一幅幅人物风情画。从靖边驿到武威的途中看到：“观剧归者纷纷，骑驴掠余车而过，一妇人衣白地黑花洋布衫，青布幞头，缓鞭得北去，可谓别有风情。一男子尾随于后，殆为伊之终身伴侣欤？又一小儿约三四岁，着红布短褂，赤双足，亦跨骑于母背后。”

书中专门列出“敦煌千佛洞三日间所得之印象”，保留了大量的洞窟题记，记录了各洞供养人名字，为研究敦煌千佛洞洞窟供养人保留了珍贵的资料。同时，这些题记还可补正史之不足或校正史之讹误，为研究西北历史者提供有力的证据。如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忠，《续资治通鉴长编》、《宋史·沙州传》并称其卒于宋太平兴国五年，继位者为其子延禄。而据“敦煌千佛洞三日间所得之印象”中所记千佛洞第三〇〇、第六〇洞梁上的题记，可知曹元忠必卒于宋开宝八年以前，归义军节度使在曹元忠后为其子曹延恭，在曹延恭后为曹延禄，曹延禄继承曹延恭的职位在北宋太平兴国五年以前。

此外，书后附有“泾川石刻校释及考证”、“校碑录”、“官厅调查表”和“旅程表”。

在“泾川石刻校释及考证”、“校碑录”（包括“增补六种”）和

【二】

· 西行日记 ·

“校释十种”）中，保留了大量的陇右金石方面的材料，为研究陇右金石者提供了较原始的书面资料。

其记述笔法生动，写景兼抒情，读之恍若置身西行道上。其风格平实，娓娓道来，好像夜半对面促膝而谈。

陈万里克服旅途中的种种艰难，边走边记，体验全面，记录真实；并由于他在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研究方面的深厚造诣，使得这部《西行日记》具有从多方位了解西北、认识西北、研究西北的较高的基础材料价值，可以为今天开发大西北的战略提供一些有益的借鉴和决策方面的依据。

心道法师（1905—1968），湖北荆州松滋县人，俗姓李，父讳明洲，母罗氏。十五岁时（1919年），父亲去世；十八岁时（1922年），于佛祖诞辰日（农历四月初八日），剃度出家，取法名源福，号心道；是年冬，从钦命方丈净月老和尚受戒于江陵章华寺。此后，先后在江苏镇江金山寺、常州天宁寺、上海兴慈寺、宁波观宗寺研习各家佛学。1930年毕业于闽南佛学院，创建法幢宗，并到福州、南京、南昌，特别是多次到陕西、甘肃、青海、新疆讲经弘法，对佛教建设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他对佛学研究也有很深的造诣，著有《佛教与抗建》、《西北弘法记》、《心经浅说》、《二时课诵冠注》、《游敦煌日记》等。

1943年春，心道法师从肃州（今甘肃酒泉）出发，西出嘉峪关，至安西县、敦煌县讲经弘法，并游览敦煌莫高窟，历时四十天。他把沿途所见所感和各地讲经弘法的盛况以日记体的形式记录下来，撰成《游敦煌日记》一书。

《游敦煌日记》的内容相对集中，主要记载了在各地弘法和成立佛教会的情况、讲经的主要内容、敦煌经卷的版本与流传、交通的艰难和生民的困苦，是一部关于40年代河西宗教建设和人民生活的实录。

当时正值中日战争，他在各地讲经强调佛教与抗战、佛教与

【三】

· 前言 ·

建设的关系，时刻不忘以佛教救国救民之精神为抗战和建设作广大宣传，深受当地人民的欢迎。如在敦煌县民众教育馆新生厅讲经，分三大段，专门列出“敦煌佛教与抗建”一段，又分出许多小目：“1. 实行佛教布施度，而舍身救世；2. 实行佛教持戒度，而抗战到底；3. 实行佛教忍辱度，而吃苦耐劳；4. 实行佛教精进度，而自强不息；5. 实行佛教禅定度，而镇静不乱；6. 实行佛教智慧度，而指挥自若。佛教与建设，又分心理建设与物质建设两种。讲演历二时余，听众千余人，皆大欢喜，鼓掌若雷。”再如在敦煌县对答某君对佛法的咨询，也以抗战和建设为核心：“伊曰：‘依经而修，有益抗建乎？’予曰：‘依经而修，能舍身救世，岂无益于抗建！’伊合掌赞曰：‘大哉金刚，功莫能名焉！’予曰：‘如果如是。’”其爱国爱民之心昭昭，极大地发扬了佛教的劝善、救国救民和积极上进之精神。即使在今天读来，也一扫外人心中对佛教的尘障（许多外人所理解的佛教是消极的、讲究四大皆空，佛教徒都六亲不认，不关心国家的兴衰和国民的存亡等）。

作为一部日记体的游记，作者在如实记录的同时，遣兴抒怀，歌咏四时美景，怀念故人古事，赞叹历史古迹，景与佛理相协，情中融入佛理，富有诗人雅致。学识渊博、文笔流畅。读之仿佛与一位得道高僧促膝谈心，娓娓动人，智慧间起。于不知不觉之中，可以增长见识，可以去除区区私念，可以明大理、顾大局。

点校者

2000.12.

【四】

· 西行日记 ·

西北行记从萃

丛书主编
策划统筹

胡大浚

韩惠言

李树军

封面设计
版式设计

徐晋林

刘铁巍

韩惠言

目
录

- 前 言 (一)
西行日记 陈万里(一)
游敦煌日记 心道法师(一七一)

西
行
日
记



西行日记

陈万里 著

西
行
日
记



序

沈兼士

方前年，美国敦煌考古队之邀请本校派人参加也，余以敦煌近廿年来外人已屡至其地；顾我国学者以考古为目的而往者，此殆为嚆矢，苟非得智力卓绝之士，虑弗克负荷。适陈君万里奋发欲往，余与叔平亦审谛，微陈君莫能当其事者。既行，六阅月而返。虽于敦煌未遑作从容精密之探检，然如记中所载，其成绩固已足惊叹。至其爱护国宝、维持校誉，孤谊苦心，尚有为楮墨所不暇及者。然则陈君此行，于国人及本校之光荣为何如乎！陈君固多才艺，故记中议论旁涉，莫不精澈。即其写景抒情之笔，亦皆妙造自然，使读者得卧游之趣。往昔载籍，录金石者，多乏山水之清音；写景物者，每略史迹之考订。两胜兼擅，厥维郦注《水经》；陈君兹记，殆足嗣响。惜全书现尚未印毕，未得快读一过，而陈君索序甚急，聊书数语，用志感佩之意云尔。中华民国十五年七月九日沈兼士叙于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



马 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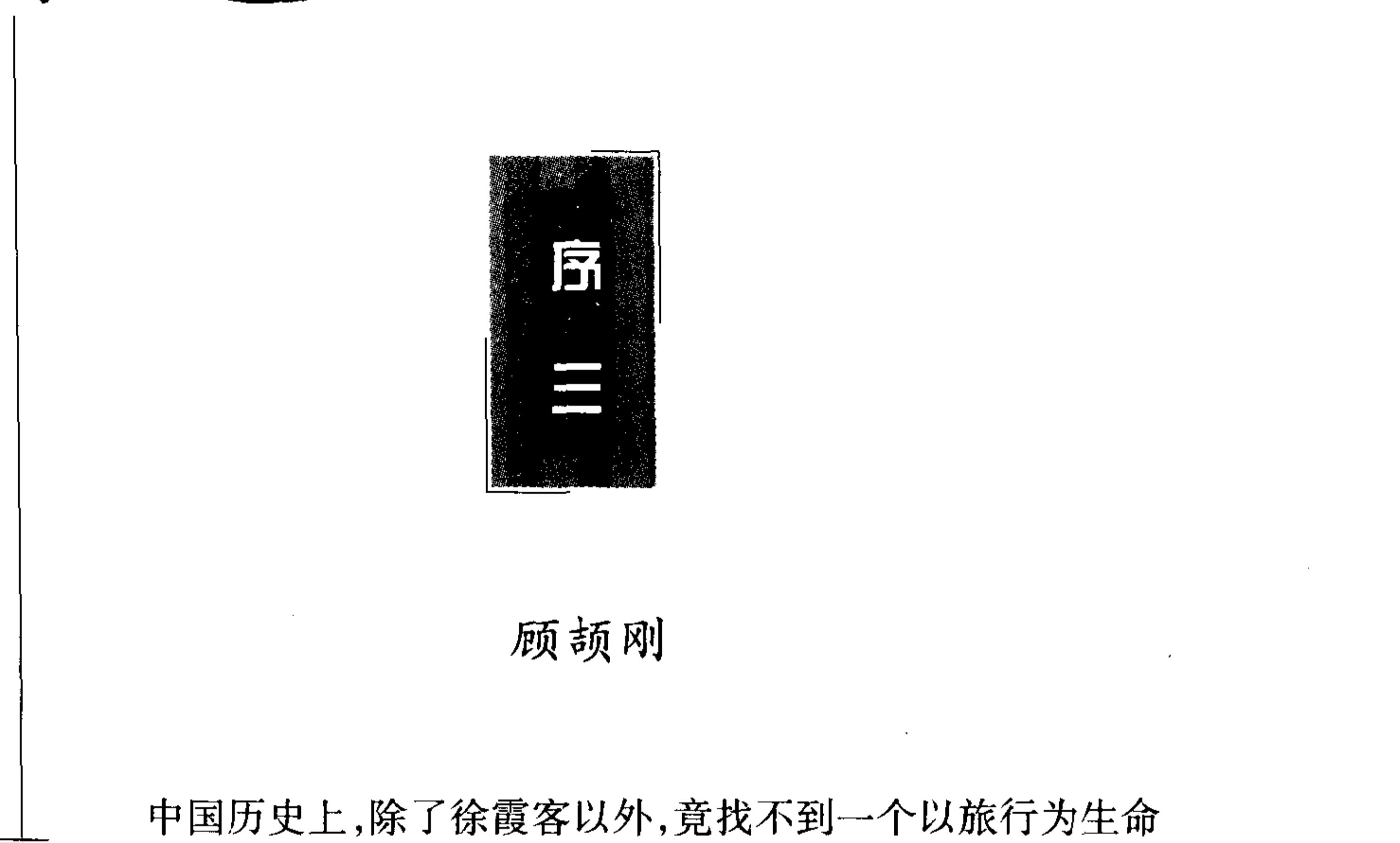
陈万里先生精于医学，尤爱美术，赞研之暇，喜作远游。去年春，美国考古队华尔纳君 Langdon Warner 等将赴敦煌，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以福开森先生 Dr. John C. Ferguson 之介绍，得派人参加同往调查；陈君闻之，欣然愿行，以二月十六日出发，七月三十一日归北京，历时几半载，成《西行日记》一卷、《附录》五种。同人以陈君此书，实为国人调查千佛洞者之第一次成绩，不可以不公诸海内。爰怂恿其印行，以供继起者之参考。惟陈君以半载之旅行，留千佛洞仅十五小时，浏览所及才十之七八，不可谓非憾事。然即此所录数十则之造像题名，其关于史料者已不少，如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忠，《续资治通鉴长编》、《文献通考》、《宋史·沙州传》并称其卒于宋太平兴国五年，继位者为其子延禄。罗叔言先生撰《瓜沙曹氏年表》，以英国伦敦博物院所藏敦煌遗籍有开宝八年归义军节度使曹延恭《施舍疏》，颇疑元忠之卒在开宝八年以前，史家因太平兴国五年之贡使误以是年为元忠卒年，并误嗣位之延恭为延禄。又疑延恭以后尚有延禄，史家

【四】

· 陈万里著 ·

佚延恭，而以延禄直接元忠。今《附录》第一种中所录者：第三〇〇洞梁上有开宝九年曹延恭题字，第八五洞梁上有太平兴国五年曹延禄题字，其结衔皆为归义军节度使。是罗君所假定之二点已可由此证实。惟诸史所纪太平兴国五年入贡者之为延禄，则确不误，又可订正罗君者也。盖元忠之后为延恭，延恭之后为延禄；元忠之卒必在开宝八年以前，而延禄之继延恭，则又在太平兴国五年以前。是皆可补正《罗表》者也。又敦煌遗籍中有《节度使曹大王夫人赞》，蒋伯斧、曹君直均以为元忠之妻，且据史家所纪赠敦煌君王以证之。今第六〇洞 e 梁上有乾德八年（即开宝三年）曹延忠（“延”或为“元”字之误）题字，结衔称“平西王”。是元忠生前已僭称王号，蒋氏、曹氏定曹大王为元忠固不误也。是时西陲隔绝，朝贡不至中土者十余年，乾德六年改元开宝，而元忠仍称乾德八年，无怪乎延恭一代史家阙而不录矣。《夫人赞》中有“辞天公主，……别男司空”之语，而一一七洞题字有曰：“大朝大于阗国天无皇帝第三女天公主李氏为新受太傅曹延禄姬供养。”知天公主者为延禄之妻，即夫人之子妇；而男司空或即指延禄——惟延禄诸题名，皆题检校太傅，不言司空，或由司空而晋为太傅，未可知也。又可知夫人之卒，当在延禄嗣位之初，其时元忠、延恭皆已前卒矣。偶阅前人考证敦煌遗籍之文，觉上举诸条有可以参证之处，爰拈出之以质诸留心西陲史迹者。

民国十五年四月十日



顾颉刚

中国历史上，除了徐霞客以外，竟找不到一个以旅行作为生命的人。文人学者的游览的诗文固然多得很，但这些东西只是他们的日常的遭际（如做官、遣戍、赴考等）所引出的偶然的感兴而已，并不是他们豫先规定了一种目的，去努力寻求得来的。这类的旅行，原没有很高的价值。

一般的人民，他们既不曾有旅行的习惯，又不能提起游览的兴趣，只是安土重迁，过着“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生活。我们只要看“在家千日好，出外一时难”，“行船走马三分险”等习用的谚语，便可知道他们是怎样地怕出门了。

只有“重利轻别离”的商人，才肯受金钱的引诱而作远道的旅行。但他们除了金钱之外再没有其他的目的，所以他们虽走得远，见闻也较广，但与他人是生不出什么关系来的，在文化史上也是占不到什么地位的。例如山东人到满蒙和俄国经商的很多，福建、广东人到南洋群岛和欧美去经商的更不少，但试问他们的工作除了把自己造成一个富家翁之外，再能给我们以智识上的食料吗？他们有一册游记或报告流传下来吗？

【六】

·陈万里著·

商人既如此，文人学者又如彼，所以我们民族的历史固然悠久，足迹固然广远（近年美国学者在墨西哥等处考察的结果，证明一千五百年前已由华人寻得美洲，这是一例），但只是被动的旅行，终于“有若无”的。我们现在要收集各种地理和交通上的材料，不但外国方面不易找，就是本国方面也缺乏到了极步。翻开《四库全书总目》来看，他著录的二千年来的游记总共不满十部，这是何等可耻的一件事！

自从有了轮船铁路之后，有许多地方的交通是便利得多了。欧风东渐，把我们“好静不好动”的性质也渐渐地改变过来了。有了摄影片，大家见到可爱的风景和古物，也很想去亲接一下了。在这种种诱引之下，于是常有结队旅行的事。可惜他们的目的还只在名山胜境的流连，合于昔人之所谓“清游”；并不能做长途的搜奇探险的工作，如徐霞客一般。

陈万里先生是我们一班友侣中特出的一个人。他极度地爱好自然和美术，尽力作旅行。他不但有旅行的兴致而已，又有各种的济胜之才，如摄影、图画、医药等等；又有耐劳的身体，一天走七八十里，睡在骡车上，迟眠早起，是不足为奇的。他不但欣赏美术，而且能下研究的工夫，尤其是对于造像和壁画等佛教的艺术作品。所以他的旅行，是有兴趣、有技能、有目的的。

我固然也是一个欢喜游览的人，但胆子终嫌太小，只要没有人和我同行时，我便不自觉地把兴致打消了。万里却不然，他想游那一处时，是不管有伴无伴的。平常日子，他竭力搜集山志、游记、碑文、图像等等，豫先定出一个游览的计划；一有机会，便依了他的目的，独去寻访。这真是一个旅行的天才，足以继迹徐霞客而无愧！如果他能够得到经济上的助力，使他摆脱了许多生计上的束缚，他的旅行的成绩一定是极优越的。

这一次，美国哈佛大学的旅行团到敦煌考古，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派万里同往调查。这是他的第一次远行，在他的历史